

9

院长助理

风语

50



走过

作者 徐向林

关婉馨没想到，自己的一条短信，还真起了大作用。当天下午，何正喜滋滋地从市政府回来，一进办公室，他就让人把关婉馨找来，乐呵呵地对关婉馨说：“小关，你真是咱医院的头号功臣啊，以前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报告，可报上去后都如石沉大海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；你一出马，事情就搞定了，好，我也兑现诺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院长助理了。”

中医院是副处级单位，院长由市委组织部任命，副院长一般都由市卫生局党委任命，院长助理是一个很微妙的职位，介乎院领导和中层干部之间，因此，何正任命关婉馨已经是他权力的上限。

关婉馨本不想当这个院长助理，她回去跟刘远征商量，刘远征点着她的脑门道：“你笨呀，放着现成的乌纱帽不戴！婉馨，你说咱们是不是遇到贵星了，我们局里也正在考查我，说不定要升我的职呢！”

关婉馨心里明白，他们命运的转机不是遇到了贵星，而是遇到了贵人——张鹏程！

几天后，关婉馨的院长助理市卫生局批下来了。她搬进一间独立的办公室，室内豪华而雅致，朝东有一面落地玻璃窗，可以鸟瞰大半个青州，她的心情十分好。这时张鹏程打来电话祝贺她，于是她与张鹏程调侃道：“我这官也就是芝麻绿豆大，拿你比起来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”

“我没看出你还是个官迷呢！”张鹏程也笑出了声。两人在电话里调侃了几句，关婉馨突然想到何院长又交代给她一件事，中医院建住院大楼，从征地到基建、装修，还缺2000多万元的资金。如果医院出面找银行，钱

是可以借到，但要绕好多弯子，何正让她找张鹏程试试。

于是她转入了正题：“张市长，你特事特办，帮咱医院把征地的事落实了，可现在又遇到难题了，要借贷款，你好人做到底吧，帮帮这个忙。”

张鹏程连犹豫都没犹豫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：“关婉馨，你不会是‘铁公鸡’吧，帮你的忙，连口水也没让我喝上。”

关婉馨急忙说：“如果张市长今天晚上肯赏光，我们医院在青州最好的酒店请你吃饭。”

张鹏程笑得差点岔气儿：“你刚刚当官，还不懂啊，现在这社会，有能耐的千方百计推辞饭局，没能耐的才千方百计找饭局，你说，我是哪一类人呢？如果我松口，我一天24时都有一桌接一桌的宴请，能排上几年，你信不信？”

关婉馨哑然失笑，也是，一个市长不是谁都请得动的，她想了想后说：“我知道有一个清静的茶楼，我们去喝茶吧。”关婉馨说的茶楼就是天祺茶社，也就是她经常和姚凌晨聚会的地方。张鹏程欣然应允，两人约好晚八点，不见不散。

关婉馨七点半就到了茶社，准备提前安排，岂料，张鹏程比她更早到。他订了一个临湖的包间，正自斟自饮呢！见到关婉馨，他起身道：“我就知道你提前来，赴你的约会可不是赴场面上的约会，怎能比你迟呢，我也是算准了时间，只比你早到5分钟。”

张鹏程说的话既妥帖又暖心，他的细心让关婉馨心里漾起了温暖，她不知不觉地把关婉馨与刘远征在心里暗暗地作了比较。

张鹏程难得空闲，在与关婉馨喝茶聊天时，手机一直没让他闲着，隔几分钟就有电话打进来，不是汇报就是请示，张鹏程没好气地接了几个电话后就把手给关了，然后笑着对关婉馨说：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，说老实话我现在最羡慕的不是高官大款，而是没权没钱却有闲的平头百姓。真想有一天把这身官服脱了，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去’。”

张鹏程的话引得关婉馨一阵感慨，但她心里却又另有“小九九”：倘若张鹏程没这身官服，她能与他坐在一块儿喝茶吗？她能晋升院长助理吗？假设张鹏程是平头百姓，他与她的缘分，顶多是茫茫人海里的擦身而过罢了！

两人聊了几句闲话后，张鹏程突然把搁在桌上的右手紧扣到关婉馨的左手手。

陆所长看看杨处长，苦笑一下也走了。

从侦听处出来已是深夜，陆所长迎着江风，狠狠地舒了一口气。陆所长心中的千头万绪，从一瞬间开始，变成一条越来越明白的线，而这条线的起点和终点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那就是陈家鹤。

那么，该如何对待他呢？答案其实很明显：就是让他尽快下山，进入黑室工作。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尽快将陈家鹤和惠子的婚姻作个了断。

可如何下刀呢？陆所长的思绪像夜色一样弥漫于天际。自然，让惠子消失最简单、最容易，但也最为不妥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倘若让陈家鹤看出点破绽，他要报复起来也是最致命的。有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：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她是日方间谍。可这谈何容易？

依然是这天晚上。海塞斯的心情却与陆所长截然相反。海塞斯离开侦听处，直接回了破译楼。
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海塞斯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，拿着萨根今天从破译厂回来后发给“上线”的电报，时而伏案苦思，时而手握雪茄凝神不语，时而再三端详电文，时而丢开电报倒在沙发上大睡。这份电报大致的内容是可以想象的，如果运气好，完全有可能一举破解密码，在天际采摘到灵感的仙果。破译这种密电，犹如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找一个特定的人，有时候一眼看去就找到了，而且刚开始的第一眼最重要。这也是他要在今天晚上来搏一搏的原因，因为他对“第一眼”充满了期待。

遗憾的是，任由他怎么凝神苦思，神奇的“第一眼”仍没有降临，海塞斯不由心生倦怠。他决定到此为止，要把今晚的晦气和烦躁一起丢出去。

第三天，也是破译厂遭炸的当天。头天夜里山上下了一阵子春雨似的小雨，现在雨过天晴，培训中心隐没于一片亮绿的山色中，显得格外清新迷人。

陈家鹤穿着一身运动装从宿舍里跑出来，林容容也穿着一身运动装，紧随其后，像一对恋人，你追我赶。经过门卫室的时候，陈家鹤看见那个蒙面人正立在窗前，如幽灵般地注视着窗外。

陈家鹤落落大方地扬起右手，跟他打了个招呼：“早上好。”蒙面人毫无反应，依旧用那幽灵般的目光注视着窗外。

林容容追上来，惊讶地问他：“你怎么跟他



作者 麦家

打招呼，我都不敢看他，怕晚上做噩梦。”陈家鹤心想，你上当了，我故意当你的面跟他打招呼，就是要让你来跟我说说。

“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”陈家鹤放慢步子，与她并肩而跑。

“我哪知道他是什么人。”林容容抱怨道，“真不知陆所长是怎么想的，竟找来这样一个人看门，害得我晚上都不敢出门。”

“你怎么比我还不了解他？”

“我干吗要了解他？我才不想了解他。”

一来二去，陈家鹤发觉好像无法从她嘴里了解到什么，便加快步子，一边有意丢下一句刺激她的话：“看来你要了解的黑名单上没他的份。”林容容使劲想追上来，一边大声嚷嚷：“什么黑名单，你胡说什么？”陈家鹤噌噌地往前冲出十几米，回头又甩过来一句：“藏头掖尾的林同学，恕我直言，你现在已经是一部明码，蒙不了谁啦！”言毕又掉头噌噌往前冲，转眼把林容容远远抛在后面，气得她绝望地停下来，朝他的背影高声大骂：“神经病你！”

山谷把她的声音收下又放出来，一遍一遍地回响着。

陈家鹤听了转过身，双手做成喇叭状对林容容大声说：“听，天在骂你。再听着，我的话不会有回音的！”

林容容很奇怪，他的喊声一点不比自己低，可真的没有回音。她想一定是他的双手做成喇叭状起了决定作用，便照他的样子把双手做成喇叭状对他喊：“陈家鹤你听着……”本来还想说“我的话也没有回音”，可是才说半句回音已经四起，惊得她一下哑了口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 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 信息真实, 最具参考价值